

汉语前缀“阿”在闽语莆仙话中的流变

——兼与壮语词头“ta”比较

王 丽

(三明学院 中文系,福建 三明 365004)

摘 要:“阿”在莆仙方言中是个出现频率很高的字,它不仅有表称谓前缀的古汉语遗存现象,还有动词前缀、形容词前缀的特色用法。考察中发现这个“阿”与壮语前缀“ta”有相似之处,文章提出莆仙方言前缀“阿”可能来源于壮语“ta”,属古百越语的底层成分。

关键词:莆仙话;阿;前缀;壮语

中图分类号: H021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674-344X(2013)1-0031-04

基金项目: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(2011B200);三明学院科研课题资助项目(A0801/G)

作者简介:王 丽(1967-),女,吉林磐石人,副教授,硕士,研究方向为方言学、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。

一、关于汉语前缀“阿”的研究

关于汉语词头“阿”缀的来源和产生时代尚无定说。王力先生说“词头‘阿’字最初用于疑问代词‘谁’的词头(阿谁),而‘阿谁’可能是从‘伊谁’变来的。”后来用途扩大,也用作人名、亲属称谓和人称代词前缀^[1]。

又根据杨天戈先生的关于“阿”用法的研究,认为“阿”字最早出现在“阿衡”这个词中,有保护、庇护的意思,不是词缀。到西汉(或战国起)而形成另一个词“阿保”指皇帝幼年时生活上的一帮仆隶或乳母,在此基础上出现了“阿母”一词,指的是皇帝的奶妈。作为词缀的第一例是蔡琰《悲愤诗》“人言母当去,岂复有还时?阿母常仁恻,今何更不慈?”词句中“阿母”的“阿”字丧失了本义,变成了称谓之前的一个附加成分,成为词缀,在很短的时间内极快速推广开来,于是其他亲属称谓之前也带上了“阿”字^[2]。

纵观古汉语前缀“阿”的用法,还可见其由名词前缀发展到疑问代词、指示代词以及人称代词前缀的用法。

充当疑问代词前缀“阿”的用法,例如“谁”前加“阿”,例“向者之论,阿谁为失?”^①充当指示代词前缀“阿”用法,例如“这边”、“那边”前加“阿”,“阿那个是如来?”^②“亦入城来人总喜,问太子如今在阿那边?”^③充当人称代词前缀“阿”用法,例如“你”前加“阿”,“师曰:阿你眼里著得沙么?”^④

据王力先生研究(1958《汉语史稿》),现代北京话里已经没有了词头“阿”。赵元任先生在《汉语口语语法》中认为,“阿”作为词头在北京话中非常少,在吴语(阿哥、阿姐)和广东话(阿王)里还有^[3]。

再考察一下词缀“阿”在闽语莆仙方言中的用法,我们发现在莆仙方言中既有汉语表称谓词缀“阿”用法的遗存,也不乏其创新之处,即还存在“阿+动词”、“阿+形容词”的特殊用法。

莆仙方言属莆仙片^[4],通行于莆田、仙游及其周边地区,其前缀“阿”用法如下。

二、莆仙方言词缀“阿”

(一) 莆仙方言表称谓的前缀“阿”^⑤

在莆仙方言中表称谓的前缀“阿”主要是加在亲属称谓和姓氏名前。“阿”音[a²¹],阳去调(可读轻声,个别地方也读入声调)。与普通话的前缀语素一样,虽无实义,但多有表亲切和喜爱的感情色彩。这种用法属古汉语遗存现象。

1. “阿”在称谓前 其中正称有:阿公(祖父、爷爷)、阿妈(奶奶、祖母)、阿叔、阿姨、阿兄、阿姊、阿弟、阿哥、阿婶、阿妹、阿爸、阿嫲(妈妈)、阿伯、阿姑、阿侄、阿孙等;别称有:阿𧄸(称十岁左右小孩)、阿𧄸狮(幼儿)、阿狗(孩子昵称)、阿猴(瘦子)、阿妈头(鸩母)、阿肥土(胖子)、阿肥公(男性胖子)、阿肥妈(女性胖子)、阿三、阿五等。

2. “阿”在姓名前 主要有“阿+姓”组合例如,阿张、阿李、阿王、阿陈、阿刘、阿沈、阿戴、阿梁等“阿+名”组合,单音形式例如,阿红、阿美、阿欢、阿丽、阿春;双音形式例如,阿洪选、阿国红、阿美兰、阿辉扬、阿春玉、阿开平等。

“阿”作为词缀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解释是:“〈方〉前缀,用在排行、小名或姓的前面,有亲昵

收稿日期:2012-10-03

意味。”

(二) 莆仙方言动词前缀“阿”

1. 在莆仙话中还存在着“阿”作动词前缀的特色现象。根据蔡国妹先生研究,“阿”在莆仙话中不仅可出现于称谓名词前后,还派生出一种新的用法,即可以作为带有处置意味的动词的词头,如“伊含我阿拍”(他把我打了)、“碗阿捧”(碗端着)、“物毛阿抢”(抢东西)、“咱齐阿合”(咱们合作)等。^[5]其中“阿”读音为[a²¹],可读轻声,无实义,组成“阿V”,读“轻重”格式,“阿”读轻声,“V”读重音。单音节动态动词基本可组成“阿V”式,判断动词、能愿动词和趋向动词一般没有这样的组合。

2. 莆仙方言“阿V”与“V”的比较

“阿V”在句中功能与“V”相当,主要充当谓语,前可有状语后可有补语。

(1) 我地阿扫。(我扫一下地。)
“阿扫”作谓语

(2) 小妹衫裤阿洗(给澈洁)。(小妹衣裤要洗干净)
“阿洗”后带补语

(3) 许物毛[卜]阿扔。(那东西要扔掉了。)
“阿扔”前可有状语

但是词性有所改变。“阿V”后不能带宾语,及物动词变成不及物动词。例如:“洗衫”、“煮糜饭”中动词“洗”“煮”是及物动词,可带宾语,但是若前加“阿”缀,则不能带宾语,不能说“阿洗衫”、“阿煮糜”,而是说成“衫阿洗”、“糜阿煮”,形成宾语前置句,动词由及物变成不及物。

语法特征上有所不同。莆仙方言中单音动词可以有重叠的形式,可是加了词头“阿”之后则不能重叠。例如:洗——洗洗(看),煮——煮煮(一下),有了词头“阿”后则不能重叠,阿洗——*阿洗阿洗、阿煮——*阿煮阿煮。

语义上也有所不同。加了词头“阿”的动词含有处置实施的意味,并表达亲切和口语化的附加色彩。曹翔先生认为,汉语词缀不是可有可无的构词成分,它具有改变词性和语义内涵、表示一定附加色彩意义或语法意义等功能^[6]。

拍——阿拍(打) 歇——阿歇(坐)

洗——阿洗(洗) 挤——阿挤(挤)

揉——阿揉(推) 吼——阿吼(哭)

行——阿行(走) 喝——阿喝(喊)

企——阿企(站) 爬——阿爬(爬)

分——阿分(分) 背——阿背(背)

例如:“拍——阿拍(打)”,“拍”的表达显得更加正式,而“阿拍”则更口语化,语义上还含有“要把你拿来打”的处置意味。“歇——阿歇(坐)”,“歇”的表达显得更加正式,而“阿歇”则更口语化和亲切感,语义上还含有“把椅子拿来坐”的处置意味。同样“洗——阿洗(洗)”中,“阿洗”则显得亲切口语化,语义上还

含有“把什么拿来洗”的处置意味。

(三) 莆仙方言形容词前缀“阿”

莆仙方言“阿”充当形容词前缀主要有三个,它们分别是“阿紧”、“阿骚”、“阿勉”。单音节形容词“紧”、“骚”、“勉”口语中一般要前加“阿”使用,合成后的词性、词义不变。

“阿紧”[a²¹kiŋ⁴⁵³],相当于普通话“赶紧、抓紧、快点”的意思。在句中充当状语和谓语。

(5) 阿紧走,你通迟咿。(赶紧跑,不要迟到了。)

(6) 伊阿紧行厝里,雨卜落咿。(你赶紧回家,要下雨了。)

(7) 阿妈阿紧哦,电影卜开始咿。(奶奶快点哦,电影快开始了。)

“阿骚”[a²¹lau⁵³³],相当于普通话“滑稽、有趣、讨厌、狡猾”的意思。语义较丰富,可以是褒义词,也可以是贬义词,口语中依靠语境来选择义项。在句中作谓语和补语。

(8) 许个阿乜困连天阿骚。(那个小孩非常有趣。)
“有趣、滑稽”义,作谓语

(9) 卖卵兮尽道阿骚。(买鸡蛋的人很狡猾。)
“狡猾”义,作谓语

(10) 许个单位兮头家做依遑阿骚。(那个单位的头头做人让人讨厌。)
“讨厌”义,作补语

“阿勉”[a²¹lau⁴⁵³],相当于普通话“漂亮、美丽、标致”的意思。其中“勉”是“美、漂亮”的意思,“阿勉”在句中作谓语。

(11) 伊生遑阿勉。(她长得很标致。)

(12) 厝边家许个婢娘尽道阿勉。(邻居家的那个女子长得非常漂亮。)

(13) 许个小因婴目珠连天阿勉。(那个小女孩的眼睛非常美。)

莆仙方言形容词,例如“勉、紧、骚”可以用重叠的方式来表示程度的加深,说成“勉勉、紧紧、骚骚”;但是有前缀“阿”时,则不能重叠,*阿紧紧、*阿骚骚、*阿勉勉。从程度上看,阿勉=勉勉;阿紧=紧紧;阿骚=骚骚。因此,可以认为形容词前缀“阿”有表示程度加深的意味。这个“阿”作为前缀在使用中一般不省略,具有位置固定、意义虚化和粘着性等特点,并且还起到加强形容,表程度加深的作用。

三、莆仙方言前缀“阿”探源——兼与壮语词头“ta”比较

莆仙方言“阿”充当动词前缀、形容词前缀的特色用法,是不同于中古汉语“阿”前缀的创新,在其它闽语中也属特色范畴。这样的现象可能是在汉语双音节化趋势的作用下,表称谓前缀“阿”用法类推(analogy)使用的结果。与“阿”组合的动词和形容词等大都是单音节,单音化是古汉语现象,莆仙方言别具“少”(少有)、“特”(特别)、“古”(古老)的特点,在古代汉语在

向近代汉语发展过程中,使汉语语法面貌发生重大改变的关键之一就是词语的双音化,莆仙话词缀“阿”就是在这一大趋势下,应运而生,丰富并发展起来。但是这并不能解释莆仙方言前缀“阿”来源的问题。

莆仙方言“阿”前缀的用法在闽语内是独特的,要想找到来源,就必需跨越这个范围。从汉语前缀“阿”的分布和用法上看,根据竞成先生研究,“阿”前缀在阿尔泰诸语言、苗瑶壮侗诸语和藏缅语中都存在,并且以亲属称谓词为最典型的分布环境^[7]。可是充当动词前缀等特色现象并不普遍。借助大量与“阿”相关的方言资料,我们发现壮语前缀“ta”不仅有充当称谓词前缀的用法^[7],也存在着动词前缀的用法,于是,我们对莆仙方言动词前缀“阿”与壮语动词词头“ta”进行了比较,发现它们之间有一定对应关系。

根据覃晓航先生和潘立慧先生研究,在壮语中动词有一个显著的特点,可以带相应的词头“ta”,用于单音节动词之前。例如:ta³nam¹ 种植、ta³qas³ 炊事、ta³qai¹ 耕作^[8]、ta³sak⁸ 洗(衣服)、ta³qas⁴ 买(东西)、ta³kaai¹ 卖(东西)^[9]等。

首先在语音方面将莆仙方言“阿”与壮语“ta”进行一个比较:

莆仙话“阿”	壮语“ta ³ ”
a ²¹ ɬe ²¹ 洗(衣服)	ta ³ sak ⁸ 洗(衣服)
a ²¹ ti ²¹ 买(东西)	ta ³ qas ⁴ 买(东西)
a ²¹ t□ieu ⁵⁴ 卖(东西)	ta ³ kaai ¹ 卖(东西)

词头“a”与“ta”,元音完全吻合,声母虽然一个是零声母,另一个是清辅音声母“t”,但清辅音“t”,发音不能很重,这样就容易使声母脱落,而由声母脱落进而可能带来声调变化,其音理转换,使“a”有可能由壮语“ta”演变而来。

其次,从语义方面看,莆仙方言“阿”与壮语“ta”本身都没有明显的意义,与动词组合后都产生了一定的意义。壮语“ta”形成词头后既产生了声调,也产生了与动词相应的明显的意义。如 ta³ 含有“施行某种动作行为”的意思^[8]。莆仙方言“阿”与动词组合后含有处置意味的语义特征,两者的语义特征相似。

语法方面,壮语及物动词带上词头后,后面不能再带宾语,及物动词变为不及物动词。例如,nam¹(种)是及物动词,可以带宾语,即 nam¹hau⁴(种粮),nam¹pjak⁷(种菜)等;但加上词头 ta³ 之后就丧失了及物的功能,不能再带宾语,不能说 ta³nam¹hau⁴,ta³nam¹pjak⁷等^[8]。莆仙方言“阿”也一样,单音节的及物动词带上词头“阿”后,后面不能再带宾语,及物动词变为不及物动词。例如,ɬe²¹(洗)是及物动词,可以带宾语如 ɬe²¹miŋ⁵²(洗脸),ɬe²¹ɬD⁵³³(洗衣服),但是加了词头“阿”后,就丧失了及物的功能,不能再带宾语,如不能说 a²¹ɬe²¹miŋ⁵²,a²¹ɬe²¹ɬD⁵³³。动词的语法特征也改变了,壮语动词有了词头 ta³ 后不能重叠——

不能说 ta³nam¹ - ta³nam¹,然而这些动词在加上词头 ta³ 之前是可以重叠的,如 nam¹ - nam¹ja³(种种看)等^[8]。莆仙方言也一样,动词原先可以重叠,ɬe²¹(洗) - ɬe²¹ɬe²¹kuā⁴²(洗洗看),tsi¹¹(煮) - tsi¹¹tsi¹¹ɬD⁷⁴kD¹¹(煮煮一下),加词头后的动词不能重叠,不能说 a²¹ɬe²¹ - a²¹ɬe²¹、a²¹tsi¹¹ - a²¹tsi¹¹。

基于以上的论述,我们认为莆仙方言动词前缀“阿”可能来源于壮语词头“ta”。其实,这样的现象并不是莆仙方言与壮语的偶合。从语音上看,闽语莆仙方言中有一个很特殊的声母即边擦清辅音声母[ɬ],根据目前方言调查的结果情况看,除闽东少数民族畲语外,福建境内的汉语方言只有莆仙话有这个声母,它成为莆仙方言区别于其他闽方言最重要的语音特征之一。经刘福铸先生研究,这个声母在古百越地区一些汉语方言以及相邻的少数民族语言中,不乏存在,甚至可以说它是百越语言的语音特色之一^[10]。从词汇语法上看,壮侗语(如壮族、水族、布依族)称“回、次”的动量词为[Pai[?]],莆仙话语音、语义相同。又如莆仙话称鞋子、筷子、袜子等成双物件为一只、一支为[k□_D¹],俗写作“奇”或“戈”,它与壮族(武鸣)、布依族(罗甸)的说法[kɑ],音义相吻合^⑥。又如北方称牲畜居处为“圈”,而莆仙话称“栏”,音义与壮侗语族的壮、水、泰、松佬等少数民族说法相似。在莆仙话中,动词、形容词、名词、量词、能愿动词都可以重叠,以及定语后置都与壮语的语法特点相同。

莆仙方言的形成过程中有民族融合的成分。一般认为,居住在中国南方属于壮侗语系和苗瑶语系的各民族,不论是语言,或是文化习俗,都与百越族有深刻的渊源关系。学术界已普遍认为,闽粤方言词汇中有一些土语显然与壮侗语是同源的,或者是其底层。《越绝书》、《水经注》里宋人苏轼、徐兹等都曾提及“木客”。木客据记载是越王勾践时一部分古越族的后裔。据《闽都别记》说,宋代莆田的涵江尚有“木客”存在^[11]。因此,可以认为,莆仙方言虽源于古汉语,但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确还融合了一些古代百越民族的语言成分(包括语音、词汇和一些语法成分)。这些也都可以作为莆仙方言词头“阿”与壮语“ta”有一定关系的旁证。

四、余论

从汉语自身来讲,“阿”的源头虽无定论,但是“阿”的产生代表了汉语词汇系统双音化的开始,莆仙方言中“阿”前缀特色用法,可能是在汉语双音节化趋势的作用下,由表称谓前缀“阿”用法类推(analogy)使用的结果。从语言关系看,推测“阿”可能来源于壮语词头“ta”,是古百越语的“底层语言成分”(substratum)的讨论涉及到与壮语之间的互相影响的历史,带有普遍意义的类型学现象,很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。

注释:

- ①《三国志·蜀·庞统传》转引自杨天戈 1991: 233 - 234.
- ②《景德传灯录》6 卷 转引自杨天戈 1991: 233 - 234.
- ③王重民等辑《敦煌变文集》340 页 转引自杨天戈 1991: 233 - 234.
- ④《景德传灯录》11 卷 转引自杨天戈 1991: 233 - 234.
- ⑤莆仙方言“阿”还可以在称谓后表亲昵,例如:张三阿、李四阿 在此不讨论。
- ⑥[清]里人何求《闽都别记》第 223 回 转引自刘福铸. 论莆仙方言的形成与流播[J]. 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, 1993 (2).

参考文献:

- [1]王力. 汉语史稿(中册)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0: 221.
- [2]杨天戈. 名词前缀“阿”探源[J]. 中国语文, 1991 (3).
- [3]赵元任. 汉语口语语法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10: 114.
- [4]熊正辉, 张振兴. 汉语方言分区[J]. 方言, 2008 (2).

- [5]蔡国妹. 从形态差异和词语选择看莆仙方言的过渡性特征[J].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 2011 (1).
- [6]曹翔. 汉语词缀的性质论略[J]. 焦作大学学报, 2010 (4).
- [7]竟成. 也谈汉语前缀“阿”的来源—兼与杨天戈先生商榷[J].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 1994 (3).
- [8]覃晓航. 从壮——印关系动词看壮语动词词头的来源及其原始双音节动词的演变[J].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 1998 (6).
- [9]潘立慧. 壮语动词词头 *ta3* 的来源[J].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 2006 (2).
- [10]刘福铸. 莆仙方言声母[ɬ]探源[J]. 莆田学院学报, 2007, (3).
- [11]游汝杰. 论台语量词在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底层遗存[J]. 民族语文, 1982 (2).

责任编辑: 陈君丹

Rheology of Chinese Prefix *Ah* in Puxian Dialect of Min Dialect

—A Comparison with Prefix *Ta* in Zhuang Dialect

WANG Li

(Chinese Department , Sanming University , Sanming Fujian 365004 , China)

Abstract: *Ah* is a high frequency word in Puxian dialect. It is not only an appellation prefix , as one of the usage relic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, but also a verb prefix and an adjective prefix of the unique usages.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, the usage of the *ah*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prefix *ta* of Zhuang dialect. This paper argues the prefix *ah* in Puxian dialect may be derived from the *ta* in Zhuang dialect and that they are the underlying ingredients of the ancient Baiyue dialect.

Key words: Puxian dialect; *ah*; prefixes; Zhuang dialect